

写在前面

李 东

在历史的狂流与灰烬之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名声，已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搏风击浪、神采飞扬的身影，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或许，我们只能怯怯地面对时代留下的墓碑，靠自己干枯的想象去臆造人间的偶像。这便是大多有限生命无以回避的运数：零落成尘，沦夷烟灭。

然而，人类并不总是如此伤悲。尽管长河东逝水，有贤与不肖、拙与巧、通达与狭隘、转是与即非，皆消亡矣，但总有一些不朽伟岸的神姿，通过点点滴滴的文字，残存片断的记忆，如沉沙之巨石，如归鸿之凄厉，积淀在年深月久的心历上，让静默中的人们感受到被红尘淹没之下的赤子之心的强烈跳动，感受到岁月剥蚀之下人性永在的万种风情。

地老天荒，我们仰望苍穹，总是渴望能与那些闪烁星辉的不朽灵魂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是时代特征的某种文化映

印象书系

周作人印象

总体策划 李 东 张 禾
责任编辑 许钧伟
装帧设计 沈兆荣
编 者 刘如溪
出 版 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200233)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松江新生印刷厂印刷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 万
印 数 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616-272-0/I·97
定 价 13.00 元

照，那么，二十世纪的风云际会、繁复多变，中国的浮沉兴衰、除旧布新，于智识者来说，尤其是一种深刻的磨难与砥砺。正是这个时代，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风格迥异、各具生活形态的中国文人形象。在他们的生命里，对道统与学统的承继与拓展，对西方文化的感触与发扬，衍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独备一格的文人群体，并对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格组合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常常陪复旦的老前辈贾植芳先生坐谈聊天。记得，有一次，于人情世故之后，他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那种语气，那副神态，如电闪雷鸣般震撼了我。这是一位坎坷一生的知识老人由衷的肺腑之言，其中，许许多多的苦难与血泪已举若轻羽，挥手拂去，留下的只是几十年风雨人生锻造出来的丰富社会经验和清醒的自我认识，其意味之深长，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我想，无论再过多少年，这句话对我的教诲和意义将是永恒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涵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艰辛的心路历程，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竟是如此与我们这一代近在咫尺。

历史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在琐碎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的生命意义。因此，我们总乐于坐拥书案，遥想当年……

在这套“印象书系”中，我们选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荦不凡、各具神采的大师级人物胡适、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等，藉不同时期，生活在他们周围，与他们有亲密交往亦或矛盾缪轶的名家之笔，随心所至，以具体可感、生动实在的“印象”，勾勒出现实生活中诸位大家的言谈行止、举手投足，以及他们的心灵悸动，通过点点滴滴的蔓枝细节，描摹了在时

代变迁、生活沉浮之下，他们各人对情趣，对敌友，对毁誉，对操守……甚至对生死的认识和了悟。展示了凸现于中国现代文人群体之上的这五位大师对文化信念的坚守与孤寂灵魂对无奈生命的悲叹。——胡适的通达疏放、和善包容；鲁迅的“热情”与“冷峻”；周作人的闲情出世与执迷入俗；老舍的忠诚迂阔与坚贞不屈；沈从文的率真质朴与独善从容，无不浸染着传统文化的氤氲和受独特的性格品质力量的驱使。的确，在这五位先生的供案前，他们留下的作品以及贤明之士的品评与传记已经很多很多。但，在今天，我们穿过那些清新流畅、饶有生趣、具有点睛之功的文字，我们有缘多角度、更充实地品味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旅，以及中国知识阶层对人性，对是非，对生活与人情在价值判断上的文化情节和丰富内涵。

《诗经》曰：“鸟鸣嚶嚶，求其友声。”关于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的话题已经很热了，而我们的“印象”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抚昔吟今，在那满天的繁星中，我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于田林

编选小序

刘如溪

序，总是最后写的，却又要放在前面，大抵是一种多余的东西。按照周作人的说法，能够写得出的文章是可有可无的，因为“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弄了一生文字的人并不相信文字，常人大概是不大理解的，但是有学有识的人也只能这样了，明知不可而为之，或者说是伟大的捕风吧。曾经有一个人物叫李长叔的，他对钟伯敬说：你们这些名流，可惜胸中书墨太多，诗文太好，如果能不读书、不作文，就可以称得上全副名士了。周作人一生博览群书，又写了那么多文章，自然称不上“全副名士”，但人们对他的理解，总是有这种味道。我觉得，文字是无法接近真的人的。一篇这种文章，就是一幅漫画，不是画歪了鼻子就是画丢了嘴。好的文章自然是有的，但你自己必须先有沙里披金的本事，否则仍然没用的。用周作人自己的说法：“文章的理想境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

是路。”

这篇“赘语”似乎不必再长了，仅有一点可以告诉读者诸君的，就是书中所选文章，作者都是或深或浅的和周作人有过直接交往的，所以文章少一些“说部”的味道，不那么捕风捉影，比较的可信。但还请听我的劝告，如果你还算对是非人物周作人有兴趣的话，去多读读他的书吧，否则编者会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读者的事。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

周作人印象

目 录

编选小序	1
第一辑 周氏弟兄	
郁达夫 妄评一二	2
林语堂 记周氏弟兄	5
周建人 鲁迅和周作人	8
第二辑 周作人其人(一)	
碧 云 周作人印象记	20
康嗣群 周作人先生	27
废 名 知堂先生	34
温源宁 周作人先生	39
曹聚仁 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	42

曹聚仁	夜读抄	45
曹聚仁	苦茶	49
曹聚仁	周作人是怎么一个人	51
第三辑	周作人其人(二)	
梁实秋	忆岂明老人	62
唐 弢	关于周作人	67
俞 芳	谈谈周作人	81
张中行	苦雨斋一二	94
张中行	再谈苦雨斋并序	100
常 风	记周作人	120
第四辑	惜周作人	
郭沫若	国难声中怀知堂	136
茅盾等	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138
郑振铎	惜周作人	140
黄 裳	老虎桥边看“知堂”	144
第五辑	为历史见证	
贾 芝	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 ——他与李大钊的一家	150
许宝骙	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	162

于浩成 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 168

第六辑 苦雨斋主人的晚年

佟 韦 我认识的周作人 176

黎 丁 编辑手记——有关周作人部分 186

叶淑穗 周作人二三事 192

文洁若 苦雨斋主人的晚年 196

第七辑 知堂诗文琐语

赵景深 周作人的诗 220

朱光潜 雨天的书 223

钟叔河 《知堂书话》序 228

郑子瑜 《知堂杂诗抄》跋 231

罗 孚 《知堂回想录》琐忆 238

第一辑

周氏弟兄

周氏弟兄，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

——林语堂《记周氏弟兄》

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

——郁达夫《妄评一二》

妄评一二

郁达夫

鲁迅、周作人在五十几年前，同生在浙江绍兴的一家破落的旧家，同是在穷苦里受了他们的私塾启蒙的教育。二十岁以前，同到南京去进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来同到日本去留学。到这里为止，两人的经历完全是相同的，而他们的文章倾向，却又何等的不同！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详细见《两地书》中批评景宋女士《驳复校中当局》一文的语中——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从前在《语丝》上登的有一篇周作人的《碰伤》，记得当时还有一位青年把它正看了，写了信去非难过。

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都是一样，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根本上，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不过后来的趋向，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分作了两歧。

鲁迅在日本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在日本由海军而改习了外国语。他们的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有志改革社会，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见《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数篇）。

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遭了“三·一八”的打击以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幻想幻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做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益的玩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游行”的气概，还可以在他的作反语用的平淡中想见得到。

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

论：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当，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伤弓之鸟惊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我在前面说周作人比他冷静，这话由不十分深知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看来，或者要起疑问；但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只是勉强压住，不使透露出来而已；而周作人的理智的固守，对事物社会见解的明确，却是谁也知道的事情。

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他口口声声在说自己是一个中庸的人，若把中庸当作智慧感情的平衡，立身处世的不苟来解，那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若把中庸当作了普通的说法，以为他是一个善于迎合，庸庸碌碌的人，那我们可就受了他的骗了。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的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节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五年八月版 本文题目是《导言》第六部分的标题）

记周氏弟兄

林语堂

前谈白话文之噜嗦，因此想起鲁迅作俑，提倡语体欧化，遂为洋场孽少所仿效，的、地、得、滴到头疼，他、她、它忒儿搂鼻涕。据说国语野蛮，须效西洋文法。于是大家“前进”赶上文明市场。单数、复数必分，主动、被动须别。是故玻璃杯必不打碎而被打碎，五柳先生门虽设而常被关；是故锣被敲而鼓被击，书被卖而货被销。子孙多数而加们，投鼠忌器不扔它。之乎也者改为了么啊唷，白话文从此文明起来。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周氏弟兄，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回忆语丝社常在北京中央公园茶话，平伯、伏老（孙伏园）、玄同、半农常到，有时达夫也来。或在“来今雨轩”，或在别处。一杯清茶，几碟白瓜子，叫面叫茶随便，意不在食而在聊天。藤椅放在古柏下，清风徐来，倒也舒适。语丝起名，原没什么，据玄同说，就是一日玄同与作人约定，随便翻一书页，看到哪一个字可取，便做社名。后来话语如散丝，绝无伦次，大家吐出欲说的话，写出胸中磊落之气罢了。现在想起倒

也名符其实。

达夫潇洒，伏老静逸，玄同红脸，半农矫健，大家颇谈得来。后来，半农为文触犯陈源（西滢），而鲁迅复有打落水狗之文，专与西滢过不去，遂成语丝社与现代评论诸公对垒之势。若说现代评论是学者（王世杰、蒋廷黻、周鲠生、丁西林、胡适之），而我们语丝小子是文人；这倒不尽然，西滢到底也是文人，故不做官。周鲠生虽被王世杰拉去做闲官，到底也是真正学者，那时英文系是适之主任，底下是西滢、志摩、温源宁与我，然而我接近语丝，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志摩则独往独来，不可方物。

要这样写下去，讲各人的性格形相，文就长了。单说绍兴周氏两位师爷弟兄。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而作人每会必到。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达夫在座，必来两杯花雕，嘻笑怒骂都来。我此时闭目，犹可闻达夫呵呵的笑声。他躺在老藤椅上，一手摩他的和尚头。但是两位弟兄不大说话，听说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我也莫知其详。（玄同守活鳏，永住在孔德学校；不回家，此人实在神经。）

我上文说作人冷而鲁迅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鲁迅太深世故了，所以为领袖欲所害。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文笔两位都没有问题，是成功的。大概文如其人，鲁迅冷嘲热骂，一针见血，自为他人所不及。中国那种旧社会，北洋那些昏头昏脑武人，也应该有人，作消极毁灭酸辣讽刺的文章。周作人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白话文应有的语调。到了后来，我在上海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时，作人常以“知堂”署名发表文章。其时日本已

在华北横行无阻，作人说“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句话，说也无用”。我认为犹有血气，总是乱世文人洁身自好普通的作风。然而后来，所写文章，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那时左派已攻入鲁迅阵营，意欲扶为偶像，我眼见鲁迅揭白旗投降，而内心有疚，所以有最后与胡风一谈。此乃苏联高尔基(Gorky)所决不肯为。是谓深懂世故之害。

到了民国三十二年冬我回国。在西安遇见沈兼士，约同登华山。兼士真是仁人君子，在华山路上，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兼士说到流泪。我所以说，热可怕，冷尤可怕，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

(选自《无所不谈合集》，台湾开明书店一九七五年三月出版)